

老
本
大

魯楓
總號 64
文學類 第 12 號
29年5月30日



到大連去及其他

孫席珍著

上海春潮書局出版

十七，十一，一，付排

十七，十一，二十，初版

一—二〇〇〇

每册實價四角半

上海施高塔路四達里春潮書局發行

目次

到大連去·····	一——二六
局外人·····	二七——四四
銀姑日記·····	四五——六四
律師·····	六五——八八
六老堂·····	八九——一〇二
順先生·····	一〇三——一四
聾子外婆·····	一一五——二四

到大連去

到大連去

(一)

劉文斗送別小狗子和小狗子的娘上船回來，心裏感到說不出的惘惘然，不覺把脚步放慢下來。「爲什麼不多留她幾日呢？」這樣反覆地問着自己。

這時大約午後四五點鐘左右，黃浦灘一帶，正是嘈雜得非常。一艘艘黃色黑色的輪船，飄揚着各國的國旗，有的靠攏在碼頭，有的停泊在江心，却都已升了火。從那大的烟鹵裏，冒出一股一股的青烟來。旅客們匆忙地上下，送別的親友各自帶着依依的神情。拋錨起錨的聲音，苦力的「哼呵哼呵」的叫喊，夾着小販的叫賣聲，合奏成一種不和諧的節調。

忽然「鳴——」的一聲長嘯。他愕然一下，便煞住了脚，看見一隻黑色

的船鼓輪向下游去了。他出神地望着那隻船一點一點地遠去，直到看不見船影，只賸了天空上的一溜青烟。

想起剛才的情形來。

他同小狗子的娘在一間漆黃的房艙中面對面地坐着低聲說話，小狗子靠在他娘的旁邊一聲也不響地站着。

「姑姑，委屈了你，累你喫好久的苦。到那邊，望時常寫信來。姑爹那里，替我致意一聲。」

「那里的話？倒是攪掛了你們。」停一停又說，「大姊夫，我們都是自己人，說一句老實話，我這次到大連去，也是沒有把握的，不過到那邊去看一看而已。一到那邊就會寫信給你。如果住不下去，個把月後仍會回到家鄉去。只是心裏很不安，打攪你們這久。」

「對不起的話是無從說起。姑姑這次到大連後，如果看情形都很平安，自然最好；萬一回來的話，過上海時仍請到我這裡來落腳。我們並不是這樣就算完了的，後來的日子還長得很。只是——」

「那自然，又不是一朝一夕的關係，何況是至親，那里就這樣完了的呢？我如果回來的話，一定再會來攪擾大姊夫的呢。」

「姑姑如果回來，務請到我這裡來。」燃上一支香烟，接着說，「本來，姑姑這樣殷勤地照顧我們，我是想設法如何報答的。無奈命運乖蹇，境况爲難到這個地步；不但不能遂我的初願，還使姑姑受盡了辛苦。但望將來有好處的日子，再報謝姑姑罷了。」

「大姊夫，不要說這些話，你們年紀青青，將來的事業夠做了，暫時的困頓算得什麼。你也用不着難過，報答是不敢當，誰不希望你們好起來呢？」

那個人沒有個三蹶三顛，也不過是一時的運氣不好罷了。我也不是這樣眼光淺短的人。」

他覺得沒有什麼可說，沈吟了一回，便摸摸小狗子的頭說，「小狗子，你捨得我罷？這回偏偏遇着我窮，沒有什麼買給你吃，只好等下次再補你罷。」小狗子起初是似懂非懂地聽着，這時只默默地望着他，輕輕說，「我捨不得。」

「小狗子吃了姊夫的東西也夠不少了。那里還有姊夫這樣喜歡他的人？」說到這里，又轉過語氣來，「大姊夫，你們兩個人在上海好生過日子，但望謀得一個事，大家聽了都快活，一時的窮困算不了什麼，叫大姊姊放開些，好生自己排遣。你身體不好，自己也要好好將養，不要太過勞了。」嚙音却一點一點地低下來。

這時茶房在艙外高叫「開船了」，他便站起身來，「姑姑，要開船了，我回去罷，祝你一帆風順！」

小狗子無意識地跟娘站了起來，捉了文斗的手吻着。小狗子的娘也只癡癡地望着文斗，臉上漲得緋紅，却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兩人你望我我望你癡癡地對立了一回。

「姑姑，我要回去了，祝你一路平安！」文斗興奮一下說。小狗子的娘仍然說不出話來。臉上越加紅得厲害，似乎神經都錯亂了。

文斗站在碼頭上，看小工解去了船索，船便一點一點向江心移動起來。小狗子的娘帶了兒子站在船欄邊，目不轉睛地望着文斗，江風吹動她的鬢髮，看去的確比平時憔悴多了。

船越走越遠，速率也逐漸增加，一霎時便不見了。

這樣恍恍惚惚地想着剛才送別的情形。這時文斗的意識裏已辨不出這隻黑熊是否就是小狗子的娘坐的那隻，只是呆地望着遺留在空中的一溜青烟出神。

『爲什麼不多留她幾日呢？』終於漸漸地醒悟過來。但小狗子的娘的影子，又分明出現在他的眼前；他的思潮又沉浸在過去的回憶中了。

(二)

維美女學的教員宿舍裏——

小狗子在地下打滾，小狗子的娘連哄帶說地叫他起來，小狗子的姊姊大狗子氣得站在一旁。另外還有幾個紅綠衣衫的女教員，笑着斜依在門邊。

這樣百般地哄着說着，小狗子仍然在地下滾來滾去。

「生了這種討厭的孩子，真是沒有辦法。」小狗子的娘嘆氣說。

大狗子眼快，一眼瞥見劉文斗進來了，便計上心來，「小狗子，你看，劉先生來了！」小狗子躺在地下擡頭一看，當真是劉文斗，便一骨碌爬起來，趨上前去拘住了他。而裝的白褲子上，殷然地留下了一個小手的黑跡。

小狗子的娘知道文斗的來意，招呼說，「林老師不在呢，大概馬上就會回來的，劉先生在房裏坐一下罷。」

文斗走進房中，一陣荷花的香味撲上臉來。看了看功課表，知道林華芬去上課去了，便脫了上衣躺在搖椅上。

小狗子的娘端過一盃茶來。

她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灰布單衫，不穿裙子，十足的顯出大家庭少奶奶的風度。近來因為境况為難，丈夫在外頭又好久沒有消息；請託她姪女林華芬的介紹，在這裡當庶務員，招料宿舍裏的一切事務，維持自己和一兒

一女的生活。

「林老師等你好久，剛才出去了。留了話，請劉先生等一下呢。」帶笑說，兩眼微微地斜睨着。

文斗却只凝望着案頭的紅蓮，「好飄逸的君子花！」

「林老師特地爲劉先生買的呢。」這樣地寒暄着。

小狗子戴了文斗的草帽，穿起西裝上衣，因爲太長了，一直蓋到膝面，好像戲文裏的小丑似的，很快活地出去玩去了。

此時却進來了穿淺色單縐長衣的胡老師。坐下後，便說起笑話來。

「我說女人真好懶哩，白鞋子有三年不搽粉了罷？」文斗取笑她說。

「但是，林老師却不懶，你看房間收拾得多精緻？」胡老師笑着反問他。

「她是例外。」

「我說男人才懶得骯髒呢，打赤膊的也有，衣服穿得像揩桌布的也有……」

「女人也無非外表修飾一下罷了，她們的房裏，却都鋪滿了瓜子壳和花生皮。」

「男人又喜歡到處瞎跑瞎說。」

「女人又喜歡撒嬌撒癡，你看那一個女人不撒嬌撒癡過日子的？」

「我就沒有見過，除非林老師對你……；但林老師不能代表全體女人。」

「不說她，我說的是一般的女人。試問是不是只講外表不講內容的？試問是不是專喜歡撒嬌撒癡的？個個女人只知道對男人裝。」

這樣無聊地說笑着，小狗子的娘却好像很有興味似地坐在旁邊靜聽。但

她有一種成見，以爲月老師是怎樣也說不過劉先生的，因爲劉先生是大學的畢業生。

每次華芬不在的時候，她總要陪文斗坐好久的，照例要等華芬回來她才去開。

臨到將要喫飯，她才又進來，臉向着文斗問華芬道：『劉先生喜歡喫的：我去切兩角錢白雞來，買兩個雞蛋我自己炒好不好？』

『不用費心，有廚房裏的菜就有了。』文斗雖然謙遜着，但她仍然很熱心地出去了。

這樣，她同文斗便也非常熟稔起來。背地裏時常對華芬說，『劉先生脾氣又好，心地又忠厚，人更是聰明，真是男人之中少見的。嫁得這樣的丈夫，一世也不枉過了。』

有一次，文斗因為吸煙，跑到她的房裏去討火。事後，她故意當着文斗的面對華芬說，「我是好生古板的，現在却也隨便多了。只有我這個大狗子，生來像我一樣地不達世。你說討厭不討厭，劉先生去討一個火，她却說，『媽媽你要死，怎麼讓劉先生走到你房裏來呵！』」

(三)

文斗和華芬，終於因為火一般熱的愛情的燃燒，催促他們於桂花時節結了婚。因為華芬是大狗子小狗子的表姊，所以他們便改口叫文斗為「姊夫」，文斗也跟他妻子稱呼小狗子的娘作「姑姑」。

那時集美女學已經停辦；不久，文斗忽然患病，機關裏的事也被歇了。兩夫婦都賦閑着。幸而手頭有一點小積蓄，便在一條冷僻的小巷裏，賃了一進小屋，每天躲在棗樹蔭下等待機緣。

秋風是一天冷比一天，小狗子的娘自從集美女學出來，境况自然更加爲難起來。因爲平日對文斗和華芬都很殷勤，只得設法把大狗子送到膳宿都免費的女子師範去，自己便帶了小狗子，依附在文斗家裏，幫他們做些事，自己兼着織織頭繩衣服，過那零落的時光。

她曾經寫了好多封信給她遠客的丈夫，但好久也沒有得到回音。

鴻雁來了。「吭——」的叫聲中，告訴她北方是徧地的烽火，滿途的荆棘叢裏針刺瀰漫着枝條。

暫時不能放下了。每天幫着華芬操作井臼，照料病人，文斗的病居然漸漸地好起來了。

葡萄棚下，寒蛩一聲聲更加叫得悲切。但文斗的機緣還是沒有來到，生活日漸感到困苦了。

「喂，怎麼連豆腐都不弄一盤呢？」文斗在病後，事事感到不如意，有一天在飯桌上借題發揮起來。

華芬向他說些境况怎樣一天一天地爲難，日用不得不節省的話，他也並不聽，喫了飯，匆匆地出去了。

這一天小狗子的娘嘮嘮叨叨地向華芬說一大套話：

「他病剛好，自然想些口味喫。剛才他說豆腐都沒有，其實他的意思並不在豆腐，因爲曉得境况爲難，所以不得不以豆腐相推託；其實你若真買了豆腐，他便會說青菜都沒有的呢。」

「我們女人，整天在家裏不要緊，他是男人，整天在外邊，應當買些給他將補將補的。」

「一家裏要沒有個男人支持着，怎麼得了呢？」

「你們是年青夫婦，天天在一起便不覺得；一旦他出門了，你定會感到非常寂寞，你也時時會想到他了。」

「其實大姊夫呢，人也好，尤其事事存厚道，不肯花言巧語欺騙人。他剛在病後，本來身體也不頂結實，你應當體貼他一點。」

這樣，她的心漸漸地移轉到文斗身上來了。尤其因為文斗喜歡她的獨子小狗子，所以她對文斗也越加百般地體恤。

心裏蘊藏着，有一天吐露了一點出來：「姊夫這樣喜歡小狗子，我叫小狗子一世跟着姊夫好不好？」

本來，她對文斗，也真是好到了十分；百事都依定了他，有時竟比自己的妻子還要親切。好喫一點的東西，要留着等他；換下的衣褲都由她洗滌補綴；有時還常常給文斗盥洗臉洗腳的水。

「境况爲難是暫時的，只要留着他的身子，貧窮總有一個完。」她時常這樣對華芬說。

從此，文斗頭痛身熱的時候，對他問寒問暖照料的也有了兩個人。但因此，她的生活反而感到迷迷糊糊；夜裏，時常夢到文斗抱着她。

「恐怕外人會說話」，醒後每次這樣戚戚地想着。

一天，她同華芬在廊下洗衣服，忽然獨自發起笑來：「大姊姊，你說二姑太多刻薄呵！剛才我去看她，她一見到我，我就笑個不住，說我同你們是牀靠牀睡的哩。」

「噯，原來還有這等事。」文斗從窗口伸出頭來。她的臉上描出桃花的顏色來了。

（四）

年關近來了。

大家心裏都緊張起來。文斗已決定過了年到上海謀事去，「貧窮將要告一個結束罷」，未來的光明耀在眼前了。

在萬戶爆竹聲中，文斗家裏也買了肉殺了鷄分歲過年。除夕照例守歲，小狗子的娘忽然提出一個意見，現在她的地位，在她自己看來，與華芬彷彿已是姊妹行了。

「年年接財神，也總是困苦，今年我們偏不要接他。」於是，守了歲大家就分頭睡了。

第二天一早是新年。文斗起來頭一個便給姑姑拜年。在她回拜的當中，使她想起當年交拜的情形，臉上便露出無限得意之色來了。

但自此之後，文斗出行的日期便一天一天地迫近，彼此相對也漸漸有些

淒然。小狗子的娘時時對華芬說，「他走了，我們就會感到異樣地冷清了！多一個人不將不合，少一個男人便格外會顯得寂寞呵！」

如此匆匆地又過了元宵。

華芬替他檢箱篋，小狗子的娘替他辦路菜，忙忙碌碌地已到了文斗出行的日期。

『大姊夫，你放心地去，這裏我會照應的。在外頭，諸般事情要小心；寒暖無人，自去經心！路上多多寫信來，省得家裏記罣。』兩眼睜睜地望着他說。

他帶了一擔行李開始奔他的前程去了，曉霧裏，回首望望家門口，兩個女人佇望着他的背影，同樣地淒淒涼涼地拭着眼淚。

(五)

文斗在上海將近兩個月了，事情還沒有謀到；因為兩地要開銷，經濟上頗不合算，便把家眷也接了來。

他先到各處去看房子，召租單子到處都貼得通紅，但是要找合適的房子却非常費力。

他先到一條比較乾淨的弄堂裏看房，房東是一個妖嬈得很的婦人。「有家眷能？這裏有一個房正合適。爲什麼一定要兩間房？」

「因爲有兩個女人。」文斗這樣老實地回答說。

「阿呀，你這樣年紀，莫非有兩個老婆？」看西裝的分上，那婦人便這樣地調侃了一句。

但他終於找到了一間樓上的統廂房。因爲牀對着牀地究竟不甚方便，便用白竹布帘幕隔開分做了兩間。這本是掩耳盜鈴的把戲，所以小狗子的娘常

是戚戚地說，「恐怕華表回去要說的罷，」心裏總是不安。

華表是華芬的兄弟，他爲人萬分精靈，大家都有些敬而遠之地對他。這次因爲想到上海升學，便隨了姊姊同來，借住在文斗後樓的亭子間裏。

「華表這個人是好厲害的，你對他却只應客氣。大姊姊和他是姊妹，說他幾句是無妨的，你是隔一層的了。所以有些事體，情願叫大姊姊出頭，你千萬不可得罪他。」小狗子的娘曉得文斗的老實，時常這樣地教導文斗。

但在每次提華表時，她總覺得有些兀臬不安。她說，「看華表近來的神氣，對我好像好不滿意的樣子；他的意思，似乎總覺得我對你好。對他太差了。」當着華芬對文斗說，臉上不覺得便紅起來。

有一天，文斗陪她出去找她丈夫的本家，她借穿了華芬的水菱色的衣裳樣子竟特別地窈窕起來。傍晚時候回來，路上遇着小旅館裏接客的招呼他

們說，「先生，開房間罷？」

這一天回來，她心裏真是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聽她向華芬說：「大姊姊，今天大姊夫陪我去找三九叔公，你知道他怎樣地對付我們。你說才討厭哩！從前對我說話總是滔滔不絕的，今天却只冷冷地說了幾句；對大姊夫除了點點頭招呼以外，簡直一句話都沒說。他不曉得我這次到上海來是陪你們來的，他心裏便懷疑我到這里來做什麼，又伴着一個不相識的男人。」但路上有人招呼開房間的事却一點也不提。

「那是老糊塗罷了。」華芬只淡淡地回答。

但是，她心裏雖非常地躊躇着，對於文斗却仍是殷勤體貼到不可言說。

文斗一天在外頭馬不停蹄地跑，到處請託人，而晚上總是獲了失望回來。看看人也一天一天地消瘦起來，身上只贖了皮和筋骨了。

華芬因爲望之過殷，責之也不免過切，使他幾乎沒有半點休息的時間。

「本來也太爲難了，這樣一大夥人，都要靠他一個人維持，努力些是應當的。但是運氣不好，也怪不得他；這樣一天在外頭跑，也真是虧了他才有這樣的本事。反正事情總只有慢慢地來，人弄出病來更不得了了。」一邊勸慰着華芬，一邊替他收拾起帽子，倒過一盃熱茶來。

又怕得罪了華芬，暗地裏對華芬說，「不過他也有些因循是真的，幸虧你時常督促他。假使他娶了像我這樣的女人，一天也只夠纏綿着玩玩過日子了。」

這樣，時光如飛地過去，看看又是一個月了，而事情總是沒有消息。

華表因爲快放暑假，進不得學校，回家去了；小狗子更因爲大家沒有心緒管教他日漸頑童化。最後，小狗子的娘又以心事不定而且勞苦了些便病起

來了。

文斗的家庭中從此充滿了悲慘的空氣。

三天前，文斗要去應一個託謀事的朋友之約，正在對鏡繫西裝領帶，預備出門去。華芬急不過，催促他快些，恐怕耽誤相約的時間。

正是小狗子的娘在病牀上發燒得最厲害的時候，突然，她掀開棉被大聲哭叫起來。

「大姊夫呀，我這裡住不得了！」

「大姊姊，你好惡呵！你爲什麼竟這樣地冤枉起我來呢？這怎麼安得上呵！他是二十多歲的男人，我已經三十六七歲了，那里會有這種事呢？你不要借刀殺人地在罵他，我是受不得冤枉的呵！」

華芬起初以爲她病得發狂了，便按倒她說，「我是在催促他出去辦正事

呵，又沒有說姑姑半句話。」後來看看勸不過來，便也倒在牀上哭起來了。

文斗看着有些不成樣子，便很嚴厲地說了幾句。兩邊才都止住了。

第二天，小狗子的娘病略好些；但還喫不下飯；心裏想：爲什麼說出自已的心事來呢？聽了文斗在旁邊說：「姑姑，這我可以對天立誓的，華芬的確沒有說這句話。」心裏便覺得追悔不及。

「大姊姊，如果你沒有說那句話，就算我對不住你；你若說了，你便對不住我！我是受不起冤枉的呵！」這時，她已打定要走的主意了。

「姑姑，是你自己病瘋了罷！我怎麼會說那種話呢？」華芬正色回答。

第三天，她勉強可以起牀了。對文斗雖有些戀戀，但事已至此，也只有硬把心腸，預備挺而走險地去找久無消息的丈夫去罷了。

託文斗替她買好了船票，買好了零碎什物，明天便上船去。臨行的時候

對華芬好像很抱歉似地，向她告別說：「打擾你們這久，很不過意。以後再圖相會。大姊夫身體不好，你要好生調養他，留着身子，將來的事業遠大得很呢；你自己也要多多保重。」

華芬送她到門口，便進來了。

(六)

文斗想到這裏，心裏忽然非常悲哀起來。他想：她這次真是走得太寂寞了！在海上，風浪是異樣的險惡，母子兩個將怎樣地感到漂零呵！

「此後不知幾時再能相見——唉，爲什麼不多留她幾日呢？」這樣反覆地尋思着，一步懶似一步地，不覺已到了寓中。

華芬獨自在看書。南風拂過，低垂的白布帘幕微微地蕩漾着。房子裏布滿了冷落的空氣，他這時心裏忽又起了一種奇異的感覺，覺得這房子太大了。

「走了罷？」華芬聽到丈夫的脚步聲，轉過頭來問。

他點點頭。

「走了倒好些。」

他不做聲。「唉，她這次走得太寂寞了呵！」停一會，嘆息着說，眼圈有些紅了。

華芬心裏似乎也動一動，但馬上就嬌憨地伏在他的肩上了：「你也真是個多情老爺……」

他向華芬看了一眼，心裏覺得酸楚得非常。仍復低下頭去，舉起右手來抹抹眼淚。

華芬也沉着下來了。這時冷落的空氣怯怯地包住了他們的周圍。

(一九二八年五月)

局外人

局外人

以下係抄自我的內姨表叔謝六店主的觀火樓隨筆卷四友人之部中的一段。「局外人」的題目是我妄自替他安上的。他現在在做「掌櫃的」了，所以這些小事大概也不會來和我計較的罷。

(一)

友人韓君近來的行動，很使我起疑。

今天早上看報，又看到了韓君的大名。說他在山海學會講演，聽衆千餘人。昨天報上彷彿也有他的名字，好像在什麼會議裏當主席似的。我想，他一定已經參悟了，曉得生命是短促的，而要將全副精神貫注到事業上頭去了罷。半個月來懸在心裏放不下來的重擔，一旦輕鬆得多了。

下午，我正在獨自冥想。聽到滴鈴鈴一陣門鈴響，房主人開了門，接着便是格答格答的十分沉重的皮鞋聲，響上扶梯來。那聲音到我房門口停住了，指頭輕輕地在我門上彈了幾下。

「進來罷，」我想這許是陶先生，他大約已辦完了公事，又到我這裡談古來了罷。不料，竟是出乎意外，站在我面前的却分明是韓君。我舉眼向他一望，臉色淒厲得像嚴冬的霜雪，幾乎使我大喫一驚了。

「老韓，報上天天看到你的名字，近來真是大出風頭呢。」我覺得開始談話的爲難，故意這樣調侃他一句。

「唉，你還說這些……」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

「怎麼樣？」我看了他的臉色，也不好再逗他開玩笑了，只得做起莊重的神情問他。

「唉，活着真是沒意思，情願早些死了倒乾淨。」他垂着頭，坐在我的書案旁一邊一百一頁地翻着書。

「你又說這一大套，還丟不下菊女士嗎？」

「丟得下也這樣，丟不下也這樣，反正她又不愛我。」

「不愛你就算了，像他似的女人也多得很，何必口口聲聲要尋死呢！」

「可是活着又叫我怎麼過得下去？」

「不會做你的事業去？她既不愛你，你又何必死注視着那以她的背向你的人？」

「我也已經不愛她了。」

「你也已經不愛她，更好辦了。光明的前途正在等待着你……」

「呵，光明的前途！」他本來沒有看書，只是隨手亂翻着的，這時突然

把書放下，站起身來，不知是歡喜，是悲哀，呵呵呵地笑着，頭也不回地出去了。

這却使我怔怔地半天。

我想到他母親對我的再三的囑託，覺得這該是個進忠告的好機會，便連忙趕下樓追出門去，却早已不見了他的縱影。

我想，要怎樣設法來解勸他，第一着總得先有對於他的深深的了解。

現在，我剛自以為猜透了他的心境，被他這一趟突然的見訪，弄得我又莫名其妙起來了。唉，受人託付的爲難！

(二)

世界上真有這些爲人所意想不到的事情的。在田委員和菊女士的婚宴中；韓君居然會成爲一個重要的賓客，這真是我做夢也不會夢到的事。

田委員和菊女士的結婚請柬，昨天中午我才收到。因為自己事情太忙，起初原想偷懶告個假；後來轉折一想，這正是我應當特別關心的，而且，又可以拿來做勸慰韓君的資料，方不負他母親之託。於是，今天決計去走一遭。

我到婚家的堂前時，時鐘恰好指着六點零一刻。那些紅紅綠綠的花束和綵球之類，於我都是司空見慣的東西，並不引起我絲毫的注意。衣香鬢影中，最惹眼的，是那穿着常青嗶嘰西服，談笑風生的韓君。

圍着韓君的，有幾個女學生打扮的姑娘們，有穿着印度綢旗衫的時髦婦人，有戴着方帽子的大學生。韓君坐在正中，娓娓不倦地，舌轉連花地，高聲談着戀愛的真諦。

後來，韓君還演說；說田委員怎樣努力於社會事業之建設，怎樣專心於學問的探討，菊女士也是一樣。而且兩個人性情又能互相調和，他們互助合

作的結果，將來在社會上的偉大的貢獻，是我們現在所能預卜的。如是云云地說了一大篇，最後一種發狂似的鼓掌聲中，他帶着笑容，向會衆深深地一鞠躬，從容不迫地走下台來了。

這真使我非常地驚服；韓君在這婚宴中所表示的，是如何地廣博與偉大！

我想，他前回突然的來訪時，我曾說了一句「未來的光明正在期待着你的話，他大約因此而了悟了罷，看了今晚的他那驚人的舉動，多少是受了我那句話的影響。帶了一顆非常得意的心，向主人道了擾，放胆地回家來了。

我回家後不到半點鐘，突然有說着找謝先生的急促的叩門聲。我心裏想，一定是妻又來了催我回常州去的電報，連忙帶了圖章走下樓去，門口却站

着一個頭髮都沒有梳好姑娘，從黯淡的電燈光下望過去，隱約可以認得出是韓君家裏的使女。

「你家少爺又出了什麼事嗎？」我看她喃喃地說不出話，便先開口問她。

「謝先生，我家少爺又害了大病呢。」

「他今天不是還到田家去吃了喜酒嗎？」

「剛回來的，回來便大哭，哭得不知人事了。」說着瞪起一雙燈籠似的眼睛。

「叫我來怎樣呢？」

「請謝先生想個怎樣的辦法才好。」

「既然是怎樣，不要緊的，請你去告訴你家太太，說今夜先叫他靜靜地睡一夜罷。今天太遲了，我一準明天去就是。」

「那麼，再見罷，明天可是一定要去的呀。」

「好的，明天一定去，再見罷。」我關了門，進來了。

坐在房裏，只是喪魂失魄地吸着煙。剛才的得意無形又成了幻影了，心裏又如安上了一塊大石，究竟的情形怎樣，還待明天去看了他後再說。又不知是一齣怎樣好看的戲文呢！

(三)

今天一早，我匆匆洗完了臉，早飯也沒有吃，便跑到韓君家裏。屋裏靜靜地沒有聲音，韓老太太獨自坐着在打瞌睡。

「謝先生，好早呵。」韓老太太聽到我的聲音，驚醒了，連忙站起來迎接，一邊拚命摸着睡眠。

「令郎的病可好些了嗎？」

「難爲謝先生特地過來。阿三的病已經好了，此刻已到大江哲學部裏辦事去了。」

「唔——」我真防不到他的病來得這樣快，又好得這樣快的。

「謝先生，阿三年紀還青，經不起風波，千萬拜託你先生多多開導開導他吧。」仍是這樣再三地囑託我。

從韓君家裏出來，已有九點鐘光景，便一徑向大江哲學部去。韓君正埋頭在舊書堆裏，做着精密的攷據工作，似乎並沒有理會到我的相訪。我想我也不便打擾人家，叫人家分心，便不去驚動，向其他的幾位哲人寒暄了幾句，出來了。

回到家裏，閉着眼默想：要了解一個人實在難，要了解一個人的戀愛和失戀事件尤其難。我自忖對於韓君的了解還着實差得遠呢，更那里說得到忠

告和開導？看來，韓君的事情，只有韓君自己能解決；韓老太太的託付，恐怕只有方命的一條路了。

（四）

對於一個失了戀的人，說是只要由幾個朋友來勸解勸解便可以寬慰他使他放開些的話，那恐怕只是鄉下老太婆的見解罷。我起初也是這樣想的，現在越來越不是路了。我決定再不管人家的閑事，從今後，還是休了罷。

像我這樣關切於韓君的，除了韓老太太外，恐怕再找不到第二個的了。但我的關切的結果，於他有什麼絲毫的用處嗎？

這一星期來，在表面算是平安過去。韓君每天一早仍是到大江哲學部去，有時還到別處去演講，晚上回家便大哭一頓，哭完了便鑽進被窩裏。起初兩天韓老太太很害怕，因為離這里近，便三番兩次打發使女來找我。後來看

慣了，曉得他第二天一早就會好的，也就不再叫人到我這里來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那只有天曉得；然而，韓君近來確乎可怕地消瘦了。但說他將拋棄一切於不顧呢，他可是又天天孜孜地在努力：說他還眷眷不忘情於菊女士呢，他可是早就說不愛她了。

沒有辦法，只有到天津三不管去。

(五)

我決定不管別人的閑事後，每天坐在家裏看書，做做文章，心裏倒輕鬆得多了。中國人有一句成語道：「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真理，唔，這是真理！

星期日下午，我正預備動手寫一篇文學中之戀愛心理分析的大文章，剛寫完題目，好久沒有會面的韓君竟光臨到了。滿臉堆着笑，好像有什麼得意

事情似的。

「好久沒見。」我伸過手去。

「唔，好久沒見……」

「正想去看看你，你却來了。老太太好？」我們的交情本來用不着說這一套，但我恐怕提了什麼事業戀愛文藝哲學等等，容易使他感觸到往事，所以故意說些不相干的話來打混。至於他怎麼這樣高興的話，更不好開口了。

「她倒好的，」說着，臉色突然正經起來了。「你曉得嗎？——菊英死了！」

他說完話，望着我，看我臉上做什麼表情。我的確很驚訝，驚訝到幾乎說不出話來。

「聽說是急性流行病死的呢。」他反而呵呵地笑起來了。

我想，一個人真是不可靠呵，她新婚還不到一個月呢，在那天喜溢眉表的婚宴中，誰曾料到二十幾天以後她便會不在人間？田委員該怎樣地感到傷心罷？我在半空中描出菊女士的姿態，細細的腰，矮小的身子，頭髮披散在耳朵邊，說起話來便露出兩顆酒窩，不覺也替田委員感傷了。但回過頭來看到韓君，則反而覺得她還是死了好。

「情願她早些死了罷，你的孽債也就完了，你正可以專心從事你的哲學研究和攷據工作去。」

「她不死，我的債也早已還了她了。我心裏早已沒有她站腳的地方。」

「那麼，你前幾天爲什麼天天要哭？」

「那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心裏想，明明知道已經沒有希望，心裏便漸漸地淡忘下去，而總是憂

鬱着以至於天天痛哭一頓的事，是內在的潛意識在那里作祟罷。現在，菊女士既已死去，他總該不至於再感到自己的缺憾了。因又想到倘若菊女士當初允許了他的婚約，而現在竟也死去了呢。到又深深地爲韓君慶幸了。

我又不能不盡開導的任務了，無論如何，今天總是不可失却的勸解他的好機會。我便把應該怎樣寶愛生命，怎樣培養自己的力量，爲社會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方不負了生之真義的道理說給他聽，他好像非常心領神會，諾諾連聲地笑應着回去了。

(六)

這一個月來，我又忙起來了；「三不管」的主張既不能貫徹，便要遵從韓老太太的吩咐，擔上開導韓君的責任。其實韓君自己便是個哲人，本可用不着我這種外行人去開導的；不過越是聰明人對於自己的事情往往反而會越發

糊塗的，所謂「旁觀者清」，所以我也只好不揣謙陋了。

韓君最近的成績真足驚人，各種報紙的副刊上天天看到他發表研究心得的文章，社會新聞欄裏更天天可以看到頭號鉛字排印的「大哲學家韓某人在某處講演」的題目。韓君的名字幾乎已成了萬人景仰的中心。

三天之內，報紙上忽然很冷落地沒有他的消息了。我想他必在做一個更深奧的研究，而馬上將有更偉大的發明的，所以並不介意，也沒有去看他。

今天早上，我還沒有起身，僕人送上報紙來，我便躺在牀上看。先看社論，再看國內要聞，再看副刊，以次看到社會新聞。突然而且最先躍入我的眼簾的，是頭號鉛字排的旁邊還加上一條大黑線的題目：「大哲學家韓某人厭世自殺」！

據新聞上說是，事前絕對沒有一個人曉得，也不會留下要去自殺的片紙

隻字，直到救生局裏撈到了他的屍體後才曉得的。

我趕忙到大江哲學部去探聽。部裏的幾位大哲人個個臉上都露出了慌張之色，異口同聲地說這三天來只見老韓埋頭沈思，大家都以為他在做一個更深的思索和研究，所以誰也不睬他，不料他的研究就是「死」！

韓老太太前天回故鄉去了，她當然還不會知道這事；她得到這個噩耗時，將怎樣地愴痛呵，我也不敢想像了。我硬着心腸打一個電報給她，一邊又以韓君的至友的資格去領了屍。

我以前的一切猜測都錯了，我到今天才知道。韓君的事，只有韓君自己知道。其他的無論誰，都是局外人；除非學孫悟空搖身一變，把局外人變做局內人，但這如何能夠呢！

我把正要送去印行的文學中之戀愛心理分析的稿紙，撕得粉粉碎。

(七)

報紙上紛紛登載悼韓某人，韓某人之人生觀，韓某人之戀愛觀一類的文章了。我幾次也想做一首詩來哭他。但終於只有擱筆。

明天我動身回常州開店去。

(一九二八年九月)

空白页

銀姑日記

歲次乙卯，夏正七月初七日

年月日的寫法，是父親教我的。父親是有着非常大的本事的，他能從甲子乙丑順口地背誦到壬戌癸亥。你隨口問他光緒二十二年，他就能說出歲次丙申；宣統元年，他也馬上能報出這年的歲建是己酉。父親的確是了不起的人。

日記的突然從今天起頭，也是受了父親的指示。父親說，「無論做什麼事，都要揀一個好日子，除了天赦日是百無禁忌的以外，皇歷上宜什麼忌什麼都標列得非常顯明，只須你去一查。還有一種普通的查法是，只看一個歌訣就可以知道。那歌訣道，『建滿平收黑，除危定執黃，成開皆可用，閉破

不相當，』頂好是成日或開日，黃道日次之，黑道日又次之，頂壞是閉日和破日。今天雖然是黑道日，却是個金斗滿的日子，逢金斗滿的日子起頭做事，是將來會發財的預兆。而且，今天又是七巧節，尤其湊巧。」

早上，我還在洗臉，巷外有叫賣荆漆柳的聲音。母親連忙跑到樓上，拿了五文錢來，要我去買。買進來，就把籃子掛在竹竿上。看了籃裏碧綠的葉子，忽然使我想起前年到外婆家去，田塍路的籬巴上，開着一朵朵淡紫的荆漆柳花，實在閃耀得動人。

洗了早餐的碗盞以後，母親便把頭髮打開，叫我和妹妹也打開來，用荆漆柳葉當肥皂來洗。母親說，今天是女人洗頭髮的日子，因為女人在平日裏洗頭，頭髮是會脫落的呢。

洗完了頭，好久也不容易乾，只好讓他披散在肩上。怕難看，又不敢走

到門口去看四相。後來在樓窗口望見，隔壁鄰舍的女人也都披散着頭髮在巷裏買東西爭價錢，好像河水鬼打架一般。我便也不怕了。

晚上在道地裏乘風涼，父親給我們講牛郎織女的故事。

七月初九日

父親帶了二弟出門去了，等到正午還不回來。母親急于要麻油用，雖然父親說過不許叫我上街，也只有偷偷叫我去走一趟。

我不會上過街，不曉得麻油是蠟燭店裏買的，看到麻花攤裏擺着一鍋麻油，便走前去說，「噲，給我打二十錢。」

「大姑娘，我這裏只買麻花，不買麻油的。」麻花攤裏的胖子說，大約是掌櫃。

一個後生的麻花司務便說些輕薄的話嘲笑我。

我紅着臉走開了。依稀聽到那個後生的麻花司務唱着「野大姑娘野妝扮」的曲子，旁邊一個來買麻花的赤膊男人，哈哈地非常得意地笑。

七月初十日

半上晝的時候，有人來打門，連叫着「阿銀」；開了門，四叔穿了墨黑的白洋布小衫褲，背了錢搭走進來，在灶間裏坐下，同母親寒暄了幾句之後，母親便去弄飯去了。父親拿過酒壺來，叫二弟去打一斤狀元紅。

燙好了酒，父親和四叔一同喝着，討論田事；二弟站在旁邊剝花生喫。母親坐在長凳上吸旱煙，熱心地聽着他們講話；心裏却只惦記着一件事，看有沒有可以插嘴的機會。

「阿二老成得多了，買的老酒真不錯，花生也脆。哪，阿玉你也來嚐兩隻。」四叔喫得有味起來，忽然瞥見了妹妹躲在扶梯角上，便拿了三四隻花

生給她。

「阿玉，四叔給你喫，就去拿囉。」母親便插嘴了：「我們阿玉是天天在盼望着四叔給她穿耳朵呢。誤誤一年，誤誤一年，也不是事；我也實在模胡得厲害，連阿銀，這麼大了都還沒有穿哩！今天請四叔給她們穿一穿罷，也了得一筆心事。」

「好，這是我的老手，等我喫完酒睏一覺給她們穿好了。你們也實在太會耽誤了，阿銀今年十六歲了罷？有些人家是要出嫁了呢。」說着，回過頭來，笑對着妹妹：「但是，阿玉，你拿什麼謝我呢？」

妹妹不做聲，跟我逃上了樓。我心裏想着：「有些人家爲什麼要這樣早地出嫁呢？」

「姊姊，穿了耳朵，有耳環戴了，你快活不？」妹妹接二連三地這樣問。

我。

下午四叔睡醒過來，便替我們穿耳朵。四叔一手提着我的耳朵錘子，一手拿針刺過來，覺得痛得了不得；妹妹並且哭起來了。

穿好了，便先用竹梢枝插在耳朵眼裏。血是流了一些，但心裏被戴耳環的希望鼓動着，便不再覺得痛苦。母親給妹妹揩揩眼淚，拿了幾塊冬米糖給她喫；過一回，她也許忘了這件事，又高聲地笑起來了。

喫過晚飯，二弟和妹妹拉着四叔的手，要他講大頭天話。講的是「呆女婿」，妹妹聽了高興得跳起來。只有我心裏好生害怕着，「如果嫁了這種人……」

七月十三日

耳朵洞已經很大了，母親命將竹梢枝取下，一人換上一副荷葉耳環。妹

妹快活得了不得。我也不時用手摸他，想到門口去誇示鄰舍，但今天是野鬼放生的日子，母親禁止我們出去；連二弟都不許出門，買東西都歸父親自己去。心裏是說不出地快快。

七月十五日

今天做七月半祭祖，一家人都忙着，父親同二弟買菜，母親在灶頭弄午飯，我淘米洗菜，四叔也帮着做。

一上午我到河埠頭走了十幾回。有一回正在網魚，河裏搖過一隻舢板船，船裏的人看見我搽了些胭脂水粉，便對着我「來把殺搭！斬倒斬搭！」地高聲地叫，我嚇得逃到灶間告訴母親，母親怒道，「這些輕口薄舌的短命鬼！」並且教我：「阿銀，以後再遇到這些人，你就殺千刀倒路死地罵一頓好了。」

祭完祖喫酒的時候，四叔忽然有意無意地爲我提親。我雖然裝出怕羞的神氣，低着頭，但一面却提着耳朵十分留意地聽。據四叔說，那是鄉下一家很殷實的人家，新郎官也很老實，喫穿是不愁的。

母親似乎不大願意，她恐怕我嫁到務農人家，喫不起苦頭；而且是後婆，更不容易對付。

我自己也不願意——第一我討厭務農老的太陽曬乾的臉和那種赤脚大仙的鬼相！

七月十六日

四叔一早背了錢搭回去了，看樣子，田事在節前是難以成功的。過節的時候，父親不知將怎樣地焦灼呢。

學堂裏已來了通知，說下星期一開課了。父親的意思是，二弟仍然進學

堂去，我和妹妹都只在家裏讀讀好了。他說，「像我們這種書香人家，嫁出去的兒女不認得字，也不成話；但女孩子只要認得頭二千字，能夠寫家信記流水帳，也就有了。反正學多了也沒有用處；但算盤却是第一要學會的。」

暑假中，父親教妹妹算「百子」，教我算「歸除」，都已很純熟了。這一向，因為父親忙那田事，無心管教我們，一連玩了差不多有半個月。正是「三日不算手生荆棘」了罷。於是今天只得重新「一歸不須歸，其法故不立；二一添作五，二五進一十」地從頭算起。

下午表妹來，玩了半天。同她拿了蒲葉扇在河埠頭乘風涼，看過往船隻中坐着的時裝的女人。竹布衫，竹布褲，元色洋緞背搭，一摸光的項鎖一具，表妹和我都豔羨。商量着，如何也來辦一身出客的衣裳。

「我們也到錫箔作坊裏去領兩刀紙來襪，襪一刀有一角錢呢，只要三天

就帶得起。」我說了，表妹不覺手舞足蹈起來。

「一角錢工錢倒是其次，『賸錢紙』就不少呢。」表妹畢竟比我高明。

是，兩人一致議決，從明天起就進行：到錫箔作坊領紙的事，就請表妹擔任託隔壁王家婆婆去領，糞紙的研頭歸各人自己買。

七月二十一日

早上七點鐘光景，一個姓周的學生來叫二弟上學去，說是今天正式開課了。兩人一樣穿着雪白的操衣，黑色的皮鞋，真是整齊漂亮。那姓周的大約比二弟大兩三歲，相貌也長得很聰明。

七月二十二日

連日悶熱得非常，從昨宵起忽然滴滴瀝瀝地下了雨，天氣陡然涼起來，穿上席法布背搭的時候，西風裏，覺着絲絲的秋意了。

我每天繕紙，幫母親操作，下午仍舊學算盤，並且讀女子日用尺牘。父親給我講解一遍之後，說是「如果有不認得的字，問阿二好了。」等讀熟了，便拿出三元簿來抄錄一遍。

喫過中飯，把尺牘翻開，正打算抄「問姨母病」的那封信，榮發太娘擎了雨傘，提着一隻小帳籃進來，身上也已換了裕衣了。

見了母親，就叫：「阿晴，三太太，你老人家還用得着自己做鞋子？」——真是勤快！」接着又對我說，「銀姑娘正要讀書了？這是什麼書？信書嗎？阿呀呀，倒底書香人家的小姐，畢竟比衆不同。」

這樣地起了頭，便前朝後代地滔滔地說個不休。

最後便說到給我提親的事。

先把我怎樣能幹怎樣標緻怎樣和氣使人敬愛的話亂恭維一頓，「現在却

給銀姑娘找到了一家門當戶對的人家呢。」

據說，那門當戶對的人家，家裏有五六十畝田，也是世代書香的望族。公婆都在，那種待人接物的態度，纔令人覺得可親，真是會做公婆的；兄弟三人，新郎官是老大，在南貨店裏做生意，一年有三十六千錢的薪俸，花紅還不算。而且煙酒不喫，骨牌不識，相貌長得同紙官一樣，人又忠厚。

一壁說着這樣的老調，一壁便打開小帳籃，拿出一張梅紅紙條來。那紙條上，我過後偷着看了，寫的是：「徐德臣老爺令郎生于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初八日未時」等二十二個字。

母親活動地回答她：「等三老爺回來，看他的主意再定奪好了。媒條就放在這裏。」

榮發太娘認爲滿意，又扯些南天北地的新聞，一直談到天有些黑下來纔

回去。

晚上父親回來，母親向他說榮發太娘來做媒的事。我怕父親貿然答應，又不敢開口；只是擔憂着「不知他是什麼樣的人？如果有姓周那個學生的模樣，倒也罷了；她說相貌長得紙官一樣，那是媒人說慣了的套頭，未必靠得住罷……」

唉，姓周的那個學生真漂亮呀！

七月二十三日

一星期來，已褶起了兩刃紙，外得「賸錢紙」二百十七張。今天託人到作坊去掉換，連工錢在內共得小洋五角。

七月三十日

秋氣漸漸侵入人間，牆下的鳳仙花已經零落不堪，蜘蛛也曳他最後的殘

吟了。讀尺牘正讀到「金粟飄香」的佳句。

徐家的媒事，業經父親回絕。三天前，榮發太娘又拿了一張「吳吉甫老爺令郎」字樣的梅紅紙條來，說是新郎官在醬園裏坐帳桌的，年紀一樣是十八，相貌一樣是紙官。家產一樣是五六十畝，又是一樣的世代書香。……

「女家是不輕易開媒條的。」母親說。父親却已開了媒條了，似乎有了允意；但媒婆的話究竟有些相信不過，所以一邊又託人去打聽。

今天去打聽的趙先生回來，對父親作下列的報告：

「男家的境况平常，二三十畝田，一口飯是有得喫的，但新郎官却是個難得的好孩子；嫖賭兩字是絕對不用提起，平時一個亂錢也不花，賺了錢就只曉得拿到家裏去。」

「年紀十八歲，和先前做的徐家的一樣，並沒有騙小，但徐家新郎官有

三弟兄，這吳家却是獨養子；做獨養子媳婦總要比有叔伯妯娌的好得多罷。

「老阿叔，我們都是自己人，休戚相關，我姪子豈敢在長輩面前打謊？而且，我又不想賺煤錢。實在說起來，這吳家同你老阿叔門戶還相配。我姪子同他家也是世交，時常走動的，因此曉得清楚一點。」

「還有一個笑話呢，他們也向我探問起新娘來。我說，哈哈，那是什麼人家，難道會玷辱了你們？西街裏陶家有名人家，那個不曉得？你們攀到那門親，要有福分的呢！新娘子是忠厚老實，粗花大葉，福福氣氣的相，又認得字……」

父親聽了這報告，異常快活地點頭，大約是會答應的了。但我總有些不放心的，趙先生的報告裏絕不提到相貌，不曉得會不會是麻子哩！

今日是地藏皇菩薩誕辰，晚上家家插起滿地的香。父親在虔誠地禱告，

白天同趙先生談話時的那種快活早已收斂了，蒼黃的臉色裏，自然使人埋會出悲哀來。

八月初四日

幾天來斜對過的柳七嫂子，看到我總是笑，又不說話。不曉得是什麼緣故。或者她已知道我要許人的事罷了。

不好意思再到門口去看四相，只有偷偷在後樓窗上望望河裏的景色。無意中，發見了那天母親教我的對付無賴鬼的方法之不對。

也是一隻舢板船搖過，船裏幾個二三十歲的男人，一色的漂白洋布小衫褲，都戴着銅盆帽。看到隔壁的章太娘在河埠頭閑眺，大聲地喝起好來。章太娘使「你這班倒路死的短命鬼」地大罵起來。那些人不但沒有怕，而且拍着掌越發得意地笑起來了。

八月初八日

今天發小帖。榮發太娘帶了另外一個媒婆，算是男媒，她自己算是女媒，每人脅下挾着一雙拜帖盒進來，見了父親和母親就連聲道喜。

我早已躲到樓上來了。

拜帖盒裏裝着些松仁青豆之類的果子，妹妹去掏一把來同我分喫。父親將「敬求台允」的紅帖子取下拿上樓來，另外寫起一張「敬遵台命」的帖子，走下樓去了。

放定的日子是歸女家揀的，今天也要答覆了。昨天聽母親說：「阿銀從此許出去了，以後無論揀那個日子是都要任從他們，沒有我們說話的分了；只有這放定的日子，我要好生來揀一個……」後來父親上街，請了定終身的問卦處揀的是八月十二日。

媒人歡大喜地地去了。

傍晚二弟散學回來，替父親打了半斤老酒來喫；在喫酒的當兒，不知怎地，父親忽然長長地歎了一口氣。

八月十一日

放定的日子就在明天。

今年過節可以不再受逼了，但母親的眉頭不知爲了什麼總是緊緊地鎖着。父親一天勞碌，忙着應酬親友媒婆，雖然嘴邊帶着微笑，但也怎樣都掩蓋不住他心裏的隱痛。

惟有弟妹却是高興得了不得，明天有做喜事的糕餅喫了，中秋節還有大月餅。妹妹並且同我預約定了：「姊姊，母親說給我做新衣裳過節，你要同我出去玩的呀！」

下午父親出去包酒席去了。母親坐在長凳上吸旱烟，妹妹倚在她膝下，靜靜地看我的篤的篤地褶紙。

銀姑日記是承友人某君見示的。

銀姑是什麼人，她的日記是否就只這些，或者以後還有，我都不知道。總之，這是記在三元簿上的；如果以後還有，這也該是第一本。但我沒有法子找到以後的無論那一本，只得單將這些發表了。

標點符號是我加的；原文並未加以潤色只替她改正了幾個訛字。不敢居校訂之功，附此聲明。

（一九二八年六月）

11

12

律師

胡先生正在替病人注射防疫針，我們只好在會客室裏等着。好久之後，胡先生才進來，像猴子一般地跳着說：

「好久沒有看見的小把戲，居然長得這麼高了。樓上坐樓上坐，面貌還依稀有些認識。」向着妻弟說。

啼達啼達地跟他上了樓。也不說「請坐」，自己就一屁股坐在沙發上。「令尊近來可好？」不等妻弟答話，隨即回過臉來，指着我問，「這位是？」

「是家姊夫，我們一路到天津來的。」
我尊他一聲「胡老伯」。

「是你姊夫？——那麼你可是映雪的老公？」

我微笑着點點頭。

「天津這個地方是不容易住的呀！繁華兩字雖說不上，但生活程度太高，而且也不容易立足。你們到這裡來做什麼的呢？」

妻弟告訴他來求學的，我說因為在奉天做事範圍太小不容易發展，想另外找尋一個範圍較大的所在，為將來建立事業的基礎。

他聽了話，急得站起身來。

「阿呀，我的老伯伯呀！你在奉天覺得這裡好，到了這裡，又會覺得上

海北京好哩！到處烏鴉一般黑，有什麼範圍不範圍呢？」

想了一想，便點上一個火，吸起水烟來。

「生在這箇餓鬼國，還講得到什麼範圍，什麼事業？餓鬼國的人餓死是

理所當然，我看你們將來也終不免於餓死！要怎樣想法子使他不致餓死，才是餓鬼國有爲的人的唯一出路！你們要想不餓死，趕快改行要緊！

「你的爺，你的丈人，已經做了一世餓鬼了，你們還要跟他學嗎？譬如我，也是餓鬼一分子，一向都是向着餓死的道上走。後來肚子實在餓不過了，想想這樣實在不是路；年紀已經一大把了，於是乎又把什麼老書新書一齊拋掉，却來改行。這一來，靠了一把解剖刀，救活了我一家人。我如今行醫已經一十幾年了，但我從來不拿什麼『造福人類』，『造福社會』這一類欺人自欺的話，去欺騙過那個小孩子。只要我肚子飽了，不再做餓鬼，做人的責任就算盡了。」

「你們還想在餓鬼隊中混一世嗎？如其願意，那也不必說；否則一句話說絕了，趕快改行！」

「最近有一個朋友來找我，是已經窮得沒有法了的，他問我，此後應取什麼途徑。我說不要再在餓鬼隊中混，改了行，就不會再叫肚子裏的蟲叫寃了。却勸他學彫圖章，現在他可以不愁沒有飯喫了。」

「你們不要再做那個餓鬼夢罷！餓鬼如此其多，個個都想搶一盃飯喫，還有你們小鬼的份嗎？殘羹冷飯都不用想！」

「你們年紀還青，此時着實來得及，改行要緊啊！」

「改行改行，也不一定要學我去拿解剖刀，也不一定要學那個朋友彫圖章。由各人自己決定。便是做裁縫也可以，做泥水匠也可以；這個餓鬼國裏，只要搶得一盃飯到手，便算有本事；什麼高下貴賤，管他許多；有飯喫，萬事都解決了。」

胡先生是岳父的世交。初次相會，聽了他這番議論，覺得很是逆耳。心想

，「你說改行，也無非是空話罷。學習一項技藝，總不是一早一夕能夠成功；但我現在馬上就要喫飯的，好容易改行！」嘴上却這樣說，「胡老伯教導我，要我改行，免致淪落，這是千金藥石的話。我也久有這個意思，但俟將來，努力上進罷了。」

告辭出來，也不把他的話放在心上，只是籌思着怎樣來謀發展。籌思的結果，終於因爲肚子的需要，第二天便動身到濟南去了。

我在濟南一共逗留了有半個月之久。大明湖的風光，也使我覺得依戀；但半個月的盤桓，居然不出他之所料，差一點真地竟要餓死。涼亭非久長之棲，只有挑起一肩行李，重返津門。

因爲有一點世誼，不免再去訪他。

新剃的和尙頭，光可鑑人。這時診病的時間似乎已經過去了，他獨自蹣跚

起一雙脚坐着，捧了烟袋呼呼地在抽水煙。

「聽你舅子說，你在濟南很得意，爲什麼忽又回來？」開口便這樣突兀地問我。

「在濟南地位雖不壞，薪給也不薄，但我實在不願意再留在那里。工作太機械了，對於青年人是很不合適的；而且彼此傾軋得很厲害，同事互相見了，好像仇敵，我實在不能再住下去。」

「好呀，」拍一下桌子大笑着說，「我不早就說過了嗎，處處老鴉一般黑，餓鬼國裏還有什麼這里那里之分；你不聽我的話，掉頭去了；却喜覺悟得早，趕快自拔，回頭是岸！」

這樣，他才第一次勸我學習法律，預備做律師。

他說得很簡單，步驟是：一，先自己去買些法律書如什麼六法全書，法

令大全之類來念經一樣地讀熟；二，設法在那一個法政學校挂一個名，騙一張畢業文憑；三，到官廳註冊，弄一個律師資格；四，正式掛起招牌，請人拉生意，把小事化大，大事化得更大，引起人們對於辦這件重大案件的律師之注意；五，顧客盈門，黃金到手，便可以養尊處優了。

在他說來，養尊處優便這樣地簡單容易，話雖說得娓娓動聽，但我總有點不相信。

我便告訴他現在有人請我當家庭教師，教讀以外並擬從事著譯，維持生活。

他從鼻子裏發出一聲「哼」聲。但馬上就接下去說：「既然這樣，你何妨去試試看；總之，我們是不企圖什麼的，只求不餓死，便算得救了。」

他送我出來的時候，特別客氣起來了：「映怎麼不來呢，幾時帶她一

路來。」

「她因爲有病，暫時不能來；她很記望胡老伯和伯母，等病好些時就要來拜候的。」

「好，幾時叫她來好了。反正我是足不出門的。你們來，自然不勝歡迎；你們不來，我也不會去接你們去的。」

這一次以後，我因爲自己事情忙，隔了好久，才又去訪他。那時家庭教師的事已經不幹了。

「好久沒有來看胡老伯，心裏很記望，總是有事耽擱了。」
他不說什麼。

照例地突然地問：「可教了書了？」
「教了，又辭了。」

「爲什麼呢？」

我告訴他辭職的原因，是小孩太多了，而且都不肯讀書；爲自己着想，覺得喫力不討好，爲人家着想，也省得耽誤他們的兒女的意思。

「哈哈，」他冷笑幾聲，「鄉下人初上館子，連菜盤子都要舐一舐的，他說那是我出了錢的哩。」

我明知這已受了他的奚落，却爲尊重他是個長輩，所以還微笑答應着。而他却說我是溫和可教的人。

於是，他第二次勸我做律師。

拿過水煙袋來，點上火，吸一口煙，然後說：

「我看你還是改行學做律師。」

「在這餓鬼國裏，做什麼事都免不了要餓死。學一門技藝，靠自己勞力

來混一碗飯喫，自然最好；可惜你們文不像膽錄生，武不像救火兵，又喫不起苦。學醫是根本辦法，但我覺得你們還着實不夠。有一個朋友，聽說已經在什麼醫學專門學校住了八年的，說要跟我學醫，我說我們大家來研究切磋，這最好也沒有。待問他血清與血液的分別，說不出；問他人體上有多少血球，說不出；一切都說不出。我想這也配得上說學醫嗎？徒然枉費了八年的寶貴光陰。我便謝絕他了。

「們是口口聲聲講西洋文學東方美術的，自然更說不上學醫。」

「我看你的性情，沉着鎮靜，不苟言笑，而且處人接物，都溫和可親，學做律師却是最適當的。」

「文事之中，除了行醫，只有做律師最穩當了。餓鬼國裏，你搶我奪，狗咬打架一類的事是天天有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當中，用得着

的便是律師。

「做律師的祕訣，有一個，叫做胆大臉皮厚。對於當事人，態度裝得十分鎮靜而又溫和，骨子裏不妨像煞有介事。對官廳，只要能夠強詞奪理，巧語花言，這樣，什麼大不了的事都成功了。」

「我們所希圖的是什麼？無非是一碗飯。狗相咬，人相打，不管他誰是誰非，其中總少不了你當律師的。只要你有了這個膽大臉皮厚的祕訣，替他大搖大擺一場，結果無論張三贏了，李四輸了，於你都無干。你要的無非是喫飯，飯錢到手，一天的雲都散了。」

「你經手辦一樁案件，飯錢到手；辦兩件，紗褲也有了；辦三件，汽車到門口；辦四件，不可以養尊處優了嗎？」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餓鬼國裏無論怎樣革命，怎樣改良，你咬我我

打你的事情總免不了的。其中佔了便宜的便是律師。」

停一停，再吸一口水煙，接着說：

「我看你這樣飄飄蕩蕩，總不是事。你現在不比從前了，娶了老婆，負擔更加重了。你的老婆雖說讀過書，也許能給你一些幫助，但這也不行。她要替你生兒子，還要替你燒飯洗衣服；女人嫁了老公，不靠老公靠那個？自己要喫飯，你老婆又要靠你喫飯，你趕快要想法子去弄飯來喫。」

「這飯怎樣弄得到手呢？我替你想了一條路，就是做律師。」
我裝着非常虔誠的樣子，自始至終不發一言，側着耳朵傾聽。說到這裏，嘎然中止了。

「胡老伯說的，實是至理名言。我想，將來我也只有這樣做。」萬分謙恭地這樣回答。

臨時有診病的來了，我便也隨着他出來。

此後，不時去訪他；每次相見，他必要進「你還是學做律師好」的勸告。感於他的熱誠，又不便怎樣回絕，只是每次聽了他的讜論以後，心裏總覺得有些恍恍惚惚。

最後一次去訪他，是同妻弟同去的，那時我淪落在天津，仍然得不到一個事；妻弟也還不曾正式進學校。

相見之後，抬頭看，還是鏡光的頭皮，捧着水烟袋，蹺起一雙腳坐着。這一次却出乎意外地客氣，居然端出四盤點心來，而且說：「請隨便使用些。」

「怎麼樣呢？」因為我們是兩個人去的，所以這樣普遍地問。

「學校恐怕一時還不能進去，因為各校均停了課。正在進行愛國運動」

妻弟先回答說。

「喔，」他恍然大悟地說，「難怪他們都正在愛國哩！是前兩天的事罷，有幾個女學生，個個都打扮得好像狐狸精，忽然來打我的門，對僕役說要找主人。我以為是來請我看病的，便說請她們進來，孰知大謬不然，原來她們都是愛國的小英雄。其中一個，便向我發表一篇應當怎樣愛國，應當怎樣自救的大道理，而目的却在叫我捐錢。我就回答她們說，你們愛國，我是無限地欽佩；但我覺得我們這個餓鬼國裏，只要個個人能以自己的力量去賺一碗飯吃，不再做餓鬼，便算盡了對國家的責任。一時的熱心，空口嚷幾聲愛國，於國家是無補的。你們既知道愛國，我勸你們還是趕快去設法自立，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吃飯爲是，因爲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愛國哩！我說了這麼些，她們懂了沒有，我也不曉得。但她們並沒有捐到我的錢，却無語地退出了。」

「你既然進不得學校，我看還是回家去罷；回到家裏，無論怎樣，總比在這裡流浪好些。要進學校，以後再來。其實進不了學校，我倒以為沒有多大關係，最要緊的却在不要再做餓鬼。」

「我有一個堂姪子，家裏算是有兩個錢的。你要知道在我們那個縣裏，有十萬吊錢便算是首富了。但他那老頭子，還嫌得錢少，便想出用錢盤錢的法子，叫他舅父做水客，販運夏布到各處去賣，這樣子，一年也居然贏得上千塊錢。」

「但他那位令郎，就是我說的這個堂姪子，却覺得家裏錢太多了，心裏總想設法用掉他幾個。本來，錢藏在地窖裏，長起白的花綠的霉來，是頗不雅觀的。」

「民國的某某年，不知從那里來了幾個滑頭，倡言勤工儉學，騙了許多

許多的青年到亞美利加戰場上去。這種又是勤儉又是工讀的聲音叫得震天價響，竟把我這個姪少爺的心也打動了。

「他便做起簇新的西裝來，大英皮鞋，意大利的呢帽；在河北公團一幌一蕩，居然也十分洋氣了。拿了祖宗三代積下的血汗錢，便上船到亞美利加去。」

「一去便是四年。寫信到家裏來說，原來在美洲不過替洋鬼子做做機器匠。一天的代價只有幾個麵包錢。讀書兩個字自然不要說起；但既到了外國，連跳舞看電影的錢都沒有。似乎大喪體面，請家裏再匯幾百塊錢去。」

「年年寫信到家裏都這樣說，而那老頭子對人家却說兒子在外國留學，回來就要做大官。大家對他一家，倒也無不肅然起敬了。鄉下人叫那老頭子，便從老店王改稱老太爺。」

「有一年，那老頭子的舅爺販賣夏布來到天津，會見我，他是老實人，却一五一十地把實情告訴了我。我聽了，心裏想原來如此，却勸他既然這樣年年寄錢去，還不如叫他學一種專門技術，回國來也庶幾可以自立。」

「我勸他學飛機工程。」

「那老實的舅爺大概把我的話真地寫信去告訴了他，我那姪子大概也答應了，自然，反正家裏有錢源源寄去，樂得多在外洋玩幾年。」

「這樣，他在亞美利加便多住了三年。」

「前年秋天，突然有一個漂亮少年來叩我的門。那一種十足的西洋派氣，使我簡直不能認識是他；還疑心是洋鬼子呢，幾乎嚇落了我的魂。相見之下，這才知道原來就是我的姪少爺。」

「他說，他已得了工程師的學位，這一回是受航空署的電促回來的。我

自然說可賀可賀。

「但這次之後，竟好久沒有消息。心裏正在擔憂，這樣永無消息地，莫非是航空時跌死了嗎？如果是的，那老頭子必要向我來拚命，說是我勸了他學飛機工程，現在你陷害了他，要你抵命。」

「那豈不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嗎？」

「我竟沒有料想到他是流落在天津，住在小客棧裏，一些衣服行李都當光了，不好意思來見我。」

「春天來了，販賣夏布的水客又到天津來了。一天，他同了那水客娘舅一同到我這裏。」

「他說是，良禽擇木而棲，忠臣擇主而事，他的督辦不會重用他，只給他一個中校階級的事，所以已經辭掉了。」

「其實他是的確在航空署裏混過事的，但因他對於飛機一道，完全是外行；在美洲七年，只學了上螺絲釘與拭油兩門本事，所以航空署便撤了他。

「以後便流落在天津。

「起初，我不知道其中的奧妙，枉使我擔了半年的心。現在幸而他還沒有跌死，也無心管他中校上校，我的担子總放下了。

「試問，這樣的讀書有什麼用嗎？而況，你更不能比他，他家裏有的是冤枉錢，回家去還喫得成一碗老米飯。你家裏能供養你一世嗎？你想想看，如果不能，你第一着便應打破做餓鬼的難關。

「譬如你姊夫罷，先後讀書也算讀了十幾年，但現在還是流流蕩蕩，不免做餓鬼。這總是擺在眼前的事情能。」

到這裏，便掉轉臉來，向我說：

「我看你也還是改行學做律師的好。

「餓鬼國裏，搶飯的事情是天天有的；你如果翻開法律條文來一看。便可以知道，任何人的舉一動，無時無刻不在犯罪的狀態之中。

「律師是專靠人家犯罪來混飯喫的；犯罪的人如此其多，還怕餓死嗎？

「但在這裏，却要教你一個乖。第一，你要替罪人辯白做一個聖人，那犯罪的行爲，都要說是神聖的行爲。

「本來，聖人這個東西，原是和錢店裏的掌櫃一樣的。錢店掌櫃每天相對的就是一面算盤，聖人每天也無非對着算盤。不過聖人的算盤比較普通算盤要多一位罷了。

「聖人算帳是這樣的：三下五去二，却在另一位上來一個四退一；四下五去一，便來一個五退一。因聖人知道人是必須要死的；所以聖人做事，無

時無刻不想到一個死字。人既不免一死，萬事便何妨退讓一點，於是人家都說他仁義忠信，結果就成爲聖人。

「而在罪人呢，他平時算帳，原也用的普通算盤，但在犯了罪之後，便要借聖人的算盤用一用了。

「這意思，就是說，平時做事不妨自私自利，爲自己打算；到既已犯了罪，便要說，他之所以犯罪者原是爲了救人罷了。

「例如，法律上明明載着：『凡無故私拆人信件者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但我可以想法拆人家的信不爲非。譬如有人託我轉交一封信，我把他拆了，有人去告訴，那我是不是應受刑事處分？我却可以這樣說，恐怕這信於我有關係呢；或者人家正有急病，托收信人轉介紹我去診治也未可知。我若不急急拆看，豈非耽延了人家的病症嗎？這樣，我的拆信便是『有故』了。我

若當着你們面前拆看這個信，到法庭上便有你兩個證明看見我拆的。這個，便是『公拆』了。『法律無正條者不爲罪』，我既然是『有故公拆人信件』便應無罪了。

「而我在這犯罪行爲之中，却說爲救人生命呢，這豈不是還做了聖人？」
「做律師原沒有什麼煩難，你不要害怕；你如果懂得這個罪人與聖人的道理，做律師的三昧你便得了。」

「你若做了律師，我可以保你一世喫穿不盡，保你一世不再做餓鬼！」

「你要知道，做餓鬼總不是事呵！」

如此如此地說了一大篇，我覺得有些嫌煩起來，使向妻弟丟了一個眼色，揖別出來。

他送到樓梯前，站住了，突然說：「你須知道，我這種不客氣的話，聽

了雖然不免逆耳；但在這世上，恐怕找不出像我這樣真心的人呵！」

我聽了這話，反而覺得非常抱歉起來，向他解釋「那是自然囉」胡老伯的話句句都是對症的良藥。」

這是同胡先生最後一次的相會。

我在天津一共逗留了有三個月。事情終於沒有找到，妻弟的讀書問題也不會解決；心想這樣淪落總不是道理。或者到另一方面去圖謀也許有些發展罷，便打定了主意離開天津。

因為臨行的時候太匆促了，竟不曾向胡先生去辭行，心裏覺得非常快快。但不久也就澹然了。

以後到處漂零，到處總找不到飯喫，直到現在還只能在餓鬼隊中混日子。因此，又時常想起胡先生來，真是悔不該不聽他的話，如果當初學了律師

，現在想必用不着這樣依人作嫁了罷。

讀他的「且上天山打一圍」的詩句，不覺眼淚流下來了。

（一九二八年六月）

六老堂

六老堂

(一)

韓敬文一生最得意的時候，是在一個薜花初開的夏夜。那時他搖擺着瘦小的身體，坐在六老堂的一把羅漢椅上，昂昂然地舉起一杯葡萄酒，曼聲吟着「功名富貴浮雲耳，不改廬山面目真」的詩句。這樣歌詠，乾一杯酒，對着萬里無雲的長天俛仰了一會，按着又吟道：「……且邀五老共啣杯。」

女兒大蘋妖妖嬈嬈地獻上一壺酒來，並且說，「父親本是超凡絕俗的人，今日上任來到這天下聞名的勝地——五老峯前，真是人傑地靈呢。我來敬父親一杯。」

「好孩子！」他飲了女兒斟上的一杯酒，含着微笑這麼說了一聲。半嚮，方又伸手摸摸倚在桌邊的小蘋的頭說，「乖乖的，早些和姊姊去睡罷。」大蘋知道又是討不到下文的了，這才強笑着帶了小兄弟走開去。

六老堂裏只剩下了他一個人。依然大搖大擺地坐於羅漢椅上，自斟自飲，乘着酒興，越發起勁地吟哦不已；在深夜的寂靜裏，散布出非常曲折悠揚的音浪。

這時，他的妻正坐在內室的燈光下縫綴衣裳。小蘋拉着大蘋的手在牀上滾來滾去，翻一個筋斗，便對着大蘋哈哈地笑一頓。

「父親在六老堂讀書呢，不要吵，大家安安靜靜地聽呀！」她十分鄭重地這樣叮囑着孩子們，自己拈了針線也似懂非懂地靜聽着。

白髮班班的老母親，也好像在探聽什麼似地，側着耳朵，倚在房門口。她

心裏是異樣地說不出地快慰，因為她從來沒有見過她的兒子有過今夜一般吐露這麼得意的音調的一剎那。

(二)

他不愛說話。除了每早起來見到白髮的老母時叫一聲「母親」以外，就是對家人也沒有什麼話說；家人去尋他說話，他也不過「唔」的回答一聲罷了。一天總是冷冰冰地坐着，有時翻翻古書，有時凝望着懸在壁上的一軸山水畫出神。

傍晚，大蘋小蘋散學回來，把書包一丟，小麻雀似地在院子裏叫着跳着，堆砌磚瓦造假房子，搬弄幾個舊花盆，鬧得不可開交，他聽見了也並不哼過一聲。孩子們玩膩了，便跑到書房裏去，纏住在他的膝下，他仍是若無其事一般，至多用手摸摸他們的腦袋，說一句「乖乖的，好孩子！」

他沒有一個朋友，這是當然的了；所以他從沒去訪過人，也沒人來訪他。偶然有好事的相識者來看看他，高興會見了，連照例的寒暄語都沒有的，只猷猷地坐在客堂裏，陪了他們哈哈地大笑一場罷了。

成日就是坐在書房裏。吃飯時叫他，他始出來。弄了什麼，就吃什麼，吃完了，仍然一聲不響地走進書房裏去了。

有一天，午闌後，天氣困人，想睡午覺又睡不着，便拿了一部南華經在那里細細地閱讀。正在看得入神，天色不覺一點一點地暗下來；字句已經看不清了，而他仍然兀坐着不動一下。

這天夜裏，沒有月光，也沒有星光。大家聽他房裏一點響動也沒有，以為他出去了，也沒有人睬他。直到他的妻收拾了晚飯的盥篋之後，始恍然地悟着他並沒有出去，連忙替他端了一盞煤油燈進去，而且說：「肚子餓了罷

，我即刻替你去弄？」

「弄就弄罷，」他見了燈光，聲色不動地仍舊低下頭看書了。看完了書，方慢慢地站起來，獨自背着手踱來踱去。忽然想起來了，便拿了案頭的花瓶走出房去，倒去隔夜的水，換上了清水來。

(三)

個個人知道了他的怪僻的性情，因此總沒有人來兜搭他。而在他自己呢，既不會活動，又抱着不肯爲五斗米折腰的那種高超的態度，所以，以前清一榜的資格，光復以後候補了知縣，却整整地賦閑了七個年頭。

其間曾經有一回，忽然蒙上司的恩典召見了他。家裏的人聽了這個好消息，都忙活到幾乎說不出話來，只有他仍然漫不經心地，懶洋洋地去了，懶洋洋地又回來了。

本來，上司大人是看慣了卑職們的奴顏婢膝的，而他獨不然，帶了一副傲慢到旁若無人的態度去進見。延見了，垂詢了幾句，以次問到他的出身和經歷。

他說，「已經開在履歷書上了。」

「好的，等我查一查。」上司大人却特別地客氣起來。端了茶，便把他送出來了。

過幾天掛出牌來，竟沒有他的名字。

親戚朋友對於他，是久已認爲無望的了；自這次千載一時的機會被他一句話錯過之後，更覺得他是絕對無用的人。只有他的家人，還抱着「掛牌」的夢想，當當賣賣地挨過了天天過年的長的時間。

柴米油鹽這些俗事，他原可以完全不管的；他覺得他的工作，應該是坐

在書房裏讀書和寫字，寫字和讀書。

有一次，已經將近兩天沒有舉火了，他的妻實在急不過，便哭到他的書房裏。

「唉，那家的男人不出去賺錢的呵，只有你，一天坐在書房裏，死在書堆裏；你又不是躲在閨房裏的小姐，你是堂堂的男子漢呀！」

「家裏一大夥人，都靠着你的，你難道忍心看他們餓死嗎？唉，這種日子叫我怎麼過得下去呵！」

「唉，我的天哪，我的命好苦呀！你不去設法，叫我怎麼辦呀！我是女流，不靠你靠那個呢？我若不爲了放不下的這兩個孽種，我眼一眨手一撒，也就什麼事都看不見了。……」

這樣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訴說着，在他却好像未曾聽見一般。坐在書案

旁的搖椅上，身子微微搖擺着，將手指在嘴上一潤，又翻一葉書。

「你無論怎樣得想個辦法呵，總不成看着一家老小這樣餓死呀！唉，我的天哪！」她還是這般哭訴不已。

他擡起頭來向他的妻望了一眼，說了一聲「沒有辦法」，便出去散步去了。

他在外頭亂轉了一陣回來，看到房門緊緊地鎖着，知道妻也出門去了，就獨自在院子裏來回踱步。仁慈的隣人看見他一天沒有喫飯，便端了一盤麵來給他充飢，他謝也不道一聲，便接過來吃了。

這時他的妻已賣掉了四套捫蓋茶盃，拿了米也回來了。看見他已先在，連忙拿出鑰匙給他開了房門。他一聲不響地走進房裏，把書架整理了一下，看了看瓶花：便仍復坐到書案旁，翻開了陶淵明集。

(四)

這樣地賦閑了七年。直到他的業師來做了上司，始給他掛了一塊南康縣的牌。

先前說他無用的親戚朋友們，這時都來恭維他！「韓大人的忠厚的存心，高潔的性情，淵博的學問，我們已早就諒到有這一日，當時不過不肯隨波逐流罷了。韓大人實在真是超凡絕俗的人。」他聽了，並不說話，只冷冷地一笑。

因為他這樣地不會應付和處置，便惹得大家的不高興，受上下左右許多的攻擊。於是，老夫子也礙難徇情了，遂於重陽時節把他撤了職。

他交卸下來，依然清風兩袖地回到家鄉。每天照舊埋頭在書房裏，翻翻碑帖，看看古書，不覺又是兩度春秋。但當年在六老堂裏把酒吟詩的那種豪

興，却早已不知消失到那里去了。

後來，還是仗了他的妻的「婆婆媽媽」的活動，給他在鹽務署謀得了「事務員」的位置。

大蘋嫁了，小蘋也到外省求學去了，這些於他本來好像沒有什麼關係。他只曉得，早上拿了帽子和手杖上衙門去，晚上拿了帽子和手杖回來，喫過晚飯以後，獨自在書房裏坐一陣罷了。

但在無意中拿起鏡子來的時候，照見自己的鬚髮一根一根地白起來，在長夜裏，也禁不住增加幾聲嘆息。

跋

彷彿記得魯迅先生在首善學校裏說過，「有一個時期，我也曾經想做過超人，費了好久的功夫去尋求做超人的方法。我想尼采是主超人說

的，便買了許多尼采的書來看，心想這總該可以找得到的罷，但也沒有踪影。後來終於找到了，據說是：在兩邊兩座絕壁萬仞的高山上，望下來是測不到深的深淵，我便須聳身一跳，從這個山頭跳到那個山頭。跳不過，跌死了，萬事全休；跳過去了，便做了超人。或者，把我身如箭一樣地射過去。我思量，我身既不是箭，萬萬沒有法子射得過去；而且我也找不到兩邊萬仞絕壁的那種境地，於是我便灰心了。」

我要聲明，我也是想做超人者之一；但是在魯迅先生宣布灰心之後，我却並沒有灰心。我仍然竭力去找做超人的其他方法。後來，分明在冰心女士的小說超人中，找到了做超人的方法了。那冷冰冰的何先生，不就是所謂的的確確的超人嗎？我若照着何先生那樣做去，大概也可以雖不中亦不遠矣罷。

我發見這一個做超人的秘訣後，正想去告訴魯迅先生，勸他且慢灰心；不幸我在六老堂裏又遇着了一個與何先生一樣的冷冰冰的人，而這個人，被大家公認為絕對無用的庸人的。

我這才明白了，人們原只有常人和非常人之別；所謂超人和庸人，同樣都是非常人，超人原是庸人，庸人原是超人；不過有錢的就算是超人；沒有錢的就算是庸人罷了。

我到現在，還只是一個常人。我雖也竭力想做超人，奈何我此時幾乎連坐電車的錢都沒有了呢？爲適應生存計，我又不能去做庸人。於是，我只有仍然在常人隊中混一天過一天罷了。

「香檳票」總是打不中，發財是絕對沒有把握的事；做超人大約也是無望的了。實在是無可奈何的事，於是，也只有跟着魯迅先生灰心

六老堂

丁。

在寫完了六老堂之後，忽然心血來潮，便記上了這幾句，作為後序。

(一九二八年六月)

順
先
生

順先生

鐵門檻金家是錢塘府出名的世醫，是全城最有聲望的產科及小兒科醫生。分支一共四家，門口都赫然有一對石獅子爲號；據招牌上說，那是都已經傳了十七八代的。其中保和先生一家，來歷更自不同；不但大門前的石獅子塗了藍油，與其他三家顯得異致，看他招牌上，也分明寫着，是三十六代的世傳。

我在錢塘府中學讀書的時候，每天早上由家裏上學，傍晚散學回家，鐵門檻是必經的路，因此每天有緣與金氏醫家的招牌和石獅子晤面；却是最使我注意的，還是那藍獅子和三十六代世傳的招牌。

但是，每天看見，其他三家的門前，常是擾擾攘攘，惟獨藍獅子門裏却總是冷清得很。往往看到臨街開着店門的堂屋裏，有一位道貌岸然的先生獨自無語地靠着八仙桌子坐着。

後來，我家遷移到鮮花巷，上學便不必再走鐵門檻過了。但後門臨河，與鐵門檻僅只一水之隔，與金家的招牌仍得朝夕晤對。無事憑窗閑眺，小河上船隻往來如梭；那金家後門的河埠頭，也赫然有石獅子的排列，時時有划漿船和小雙道船靠近石獅的旁邊。却是那藍獅子的河埠頭，終不見有什麼船隻靠攏去。

搬進去第二天，散學回家，聽到父親在河埠頭和人說話的聲音。蹙着腳走出去一看，那正和父親隔岸說話的，不料就是在鐵門檻天天看到的獨自在店面裏靠八仙桌子坐着的那位先生。此時却只穿了一套土布的小衫褲，赤腳

趿着鞋子，手裏拿着幾隻盤碟，似乎已經洗滌完了。

父親告訴我，這便是三十六代世傳的醫家金保和先生。

保和先生，除了我父親這樣稱呼他以外，此外更無別的人。大家都叫他順先生。偶爾也聽到有人叫他順官的，那是燒香船裏的念佛老太婆，都是六十以上年紀的人了。

我想，阿順大概是他的小名罷。但人家叫他順先生，他便很喜歡。

父親同我說的那天，是我第一次正式會見順先生。我便遠遠地向他行了一鞠躬禮。他當時極口誇獎我，說我聰明，將來一定會出山。以後每天見到他，見了面我總要招呼他一聲，看他神情，似乎很高興。而他在我父親面前，也越加稱讚不已了。

順先生一天在河埠頭的時候很多。本來，生長水鄉的人，都是熟悉水性

的，喜歡盪水弄潮，那是然當的，而順先生却不然。他除了洗滌盥巾以外，便是和人拉拉扯扯談些閑天；沒有人向他兜搭時，他便一個人癡癡地在河埠頭立着。

他望着來往的船隻，一隻一隻靠近石獅子去；竹布的衣衫，銀首飾戴在頭上，有的抱着小孩子跨上岸去，他心裏似乎有說不出的悵惘悽惶。獨自留神地默望着，有時竟至于癡立到一個鐘頭。

他天天坐在店面的堂前，而門前終是冷冷清清；他這樣天天在河埠頭等候顧客，而顧客也終于沒有到來。

春天過去了。夏秋之交，因為久旱，河水日漸地乾起來，船隻也漸漸不能通行。大家因為用水問題都有些發急，而順先生却仍是微笑着臉，天天仍然要到河埠頭來出神地走幾回。

順先生每天在出神地想些什麼，那是誰也不知道。總之，他是單身漢，沒有老婆，也沒有兒子，他想的事，應該是超乎一切地微妙的罷。

然而，秋天又將要過去了。重陽時節，居然接連地下了幾天大雨。河水又漲起來了，後樓上從此又時時可以聽到竹篙點水和船家吆喝的聲音。

划槳船和小雙道船也仍然不時有靠攏石獅子河埠去的，却是終不見有一根船索，繫到順先生的藍獅子的頭上。

有一天，大約午後兩三點鐘，順先生竟出乎意外地得到了顧客了。那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抱着一個不滿週歲的嬰兒，臉色顯得非常慌張地冒開船篷，向順先生探問最行時的小兒科醫生金保元先生。

「我就是金保元」，順先生很急遽地回答。

那婦人，以為順先生真是金保元，便如得了救星一般地跨上岸來了。

順先生格外和氣恭謙地領了那婦人走進屋裏去。那一種非常殷勤的招待和種種熱誠的表示，在近時的醫生中，再沒有見過第二個了。

等到順先生恭送那婦人上船以後，已經在半點鐘以後了。只聽見順先生諄諄地囑咐那婦人：「千萬不要亂給小兒東西喫，冷暖諸事，應當格外留心。不要使小兒透風，更要注意他啼哭的時間。」

婦人的憂喜交集的面上，現出誠心領略接受的神氣。

「奶奶，不要發急，這病雖然厲害，但喫了我的藥，保管藥到病除了。」

「臨了那婦人的船解去船索，順先生還這樣吭聲地作最後的安慰。」

這天下午，順先生當然高興到了不可言說。對人家談話，也覺得特別有勁。

「剛纔來的這個婦人，那抱着的小孩，病勢可不輕呵！手足整日地抽搐

，指頭尤其抽搐得厲害，有時竟會死去到幾分鐘之久。這病真不輕罷？你們曉到是什麼病症？——那是驚風病哩！」順先生叉着雙手，滔滔汨汨地這樣說着。河水中映着他的影子，似乎比從前活潑得多了。

「他也是活該有命，幸虧遇着我。小兒驚風病，是只有一個祕方治得好的。我們的祖老太爺，就有這麼一個祕方，却只傳了我一家，那是百發百中的。我一帖藥下去，保管藥到病除，你說他是不是碰着了運氣？」

大家聽了，倒也有些肅然了。但順先生却又轉過語氣去。

「不知怎的，這幾天生意總是這麼清淡得很，每天多也不過一二十個顧客罷了。老兄，說起來也頗有些奇怪，我的生意都是從前門來的，坐船來的却很少。你們也看到的罷？只有今天這個婦人，却是坐了船來……」

這樣談着談着，直到太陽向西方落下去了，大家都回家吃飯，順先生便

也很得意地走進屋裏去。

第二天，也是下午兩三點鐘的時候，順先生又到河埠頭，扶着藍獅子東張西望。似乎在等那婦人，而那婦人竟沒有來。第三天也沒有來，以後終不見她來。大約她那小兒服了順先生一帖藥，真地藥到病除了罷。

但順先生每天還是要到河埠頭去走幾十回。洗滌盥碟衣巾，和人閑談，有時癡癡地立着。

將近過年的幾天，順先生真是又急又忙，到河埠頭的次數也一天一天地增多。但到二十五六日以後，忽然少見了。只洗肉洗鷄剖大胖頭魚的時候，見了他幾回。那時他嘴裏雖含着微笑，但腦蓋上的皺紋，終不能遮掩他蘊藏着的孤獨的悽惶。

不料，二十九的夜晚，在萬家爆竹聲中，我的家後門正對河的史姓，竟

失了火。北風猛烈地吹括，火老鴉滿天飛來飛去，連我家都有被延燒的危險。忙着自己收檢東西，察着火勢，那時有誰會想到別人的事。幸虧救火的得力，到後半夜，始將炎炎的火勢撲滅了。

第二天是三十夜，大家忙着分歲過年。我偷偷地打開後窗一望，只見對面史家的屋已燒成一片瓦礫，順先生的醫寓，牆傾梁倒，僅剩了店面和前樓一角了。

從此竟一連好幾天沒有見順先生出來。心裏想，順先生莫非燒死了，但又沒有聽人說起；新正裏忌諱甚多，又不便向人問這種不吉利的事。掛在心裏，覺得說不出地鬱鬱不樂。

一直到了初五，方見順先生再出現在藍獅子的河埠頭。藍獅子竟沒有倒塌，只是顏色有些駁蝕了。這或者是將來還要漢業重光的預兆。他手挾着那

獅子頭，仍然微笑着，俯望那一片清流。斜風吹過他的面龐，比較去年，確乎要老得多了。

這年春天，因為父親到省城辦事，我也隨了父親轉學到省垣學院去。一年多方回家去了一轉，那時我家又已遷居別處；只一度走過鐵門檻會到了順先生。蒙他邀進店面，並且倒出茶來。我留心一看，醫寓的後進還沒有修葺，他仍然蜷處在前進的一角。容顏更加清癯，態度也更加消沉了。

「生意仍是沒有，房子不用說沒有錢修理，看看年紀也老起來了。」好勝的順先生，忽然這樣頹唐地向我訴說真情，而且老淚也隨着湧上來了。

我自然設法安慰他。寒暄了幾句，便告辭出來。不知怎地，心裏覺得好沉重的樣子。

我不久又到省城去了。以後便到處飄零，將近十年沒有到錢塘去。在外

作客，時常會想起故鄉來；因此也連想到順先生，不知他近來怎麼樣了？

前年暑假，回家省親，住了有十幾天。問起順先生的近狀，家裏的人都說不知道。

我特地跑到鐵門檻去。

徧處找尋藍獅子却已不見了；順先生原有醫寓的房屋，已經翻造得嶄然一新。看看招牌，却明明寫着「榮昌洋貨號」五個金字。

「順先生不知到那裏去了？」我非常淒涼地這樣自己問着自己。

四邊一望，那金氏醫家其他的三個分支，門前赫然的獅子還是依舊，店面裏擾攘的情形，也和十幾年前一樣。

一九二八年五月

龔
子
外
婆

聾子外婆

十三年秋間，我與妻養病山鄉。一向只在煩囂的都市中討生活，一旦到了另一個境界，環境和空氣都變換了，覺得所見所聞，在在都足引起興趣。幾個月的鄉村生活，經歷了許多沒有經歷過的事情看見了許多沒有看見過的東西。現在回想起來，有時無可捉摸，有時簡直羨仙。只有聾子外婆的印象，却深深地刊在心版，一想起來便有一個老婆婆的影子很清晰地現在眼前了。

一天下午，金風颯颯地吹來，炎熱還沒有盡褪。竹林蔭下，長晝無人。我攜妻並坐在長凳上納涼，聽着嘶嘶的秋蟬的長鳴。

人說：「聾子外婆作客來了。」我幾次聽三姨說起過聾子外婆，也想怎

樣見她一面。趿着鞋子走進屋裏，堂前布機靜靜地擺着。矮板桌傍，跼着一個老婆婆在那裏指手畫脚地高談，旁人都沒有理會她。她紮着青布的包頭，新竹布衫，藍褲子縛着褲腳，四寸多長的繡了蝴蝶的布鞋蹣着好像兩隻龍船。

她一見我進去，便一把拖着我嚷道：「太陽少爺，你長得怎麼高了。你也高興到鄉下來玩玩？鄉下是好苦的可，沒有什麼拿得你喫，你莫在意呵。」又望着旁人說，「我從前看見他的時候，還只有五六歲咧！」一種真誠的歡喜，益流露在她的老顏上了。

妻隨着進來，她也一樣捉住她說：「那時你還沒有這張板桌高呢！」妻微笑着不說話，走進自己的房裏，她也跟了我們進來。「房裏收拾得好乾淨呵，」說着一屁股坐在板凳上，「少爺小姐不嫌屋子太老太髒罷。」接着便滔

滔滔汨汨談個不休。

妻說，這就是雙子外婆。雙子外婆是房主婦的母親，三姨的乳母，這是我早已知道，但我實在並沒有見過她。這回一見，覺得她也沒有什麼奇突，不過一個平常的老婆婆罷了。

但她此後，每天總要到我們房裏來坐幾回。我們平常總是不出去的，不過在房裏看看書，有時正下着象棋，也不十分答理她。但她無論怎樣還是要來。起先是向我鬥笑，我們有時感到沈悶，也樂得聽她胡說亂道附和着一笑，後來漸漸向妻訴說身世，因此我們也漸漸地對她注意起來了。

她娘家姓李，夫家姓雷，父親還是饒門秀士。生了兒子都死了，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半住在娘家，一半住在我們的房東她的女兒家裏。

她在女兒家裏，每天天還沒亮就起來了。把包頭一紮，跑到菜園裏，從

溪邊汲了一桶一桶的水洒徧一椏一椏的菜畦。早飯一喫便出去到鄰村打牌去了，要到傍晚才回來；又是汲水淘米洗衣服，燈下檢破布墊鞋底，縫補外孫輩的破舊衣服，咳嗒嗒總要弄到夜深。

沒有牌打的時候，就提一隻筐子到山上檢枯枝。在她看來，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不是有用的；檢了枯枝當柴燒飯，那是不用說的了；竹頭木屑破布，凡是人家遺棄的東西，她都要細細地收拾了來珍藏，預備一旦的應用。她沒有一刻鐘在那裏憩息的，除了打牌，無時不在忙着找尋工作。

她不常喫飯，吃山薯和芋艿的時候居多。外甥輩吃剩的殘飯，他才敢狼吞虎嚥。

她對人家說，她是歡喜吃芋艿山薯一類東西的。

這樣朝夕晤對地同她約有半個月的盤桓。一天清早，曉霧濛濛，微微帶

些涼意了。我正披上衾衣坐在床上，看着妻對鏡梳妝，雙子外婆又穿着那件新竹布衫，蹣跚地走進來了。「小姐，我要到裏去走一遭，三四天就來的，等我帶些山薯來送給少爺吃好罷。」說着帶笑出去了。妻一手捏着頭髮走到房門口送她，我也望着她一步一步地走去。不知怎的，覺得她的笑容裏總夾着無限的淒苦；她的背影也特別來得寂寞和淒涼。

「唉——」妻走進房門長歎一聲，我也被深的憂鬱鎖住了。

聽到妻說，在廚房裏，時常可以聽得房主婦和房主婦的女兒斥責她的聲音。有一回，妻到廚房裏去舀水，她的外孫女兒正在勉強她用一盆洗過油鍋骯髒水洗臉，她也只有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罷了。

「生兒育女，到老了真是沒有意思呵！」妻這樣太息着，兩眼注視着我。我更有什麼可說的呢！

三天以後，她方回來。帶了許多山薯和蘿蔔來，也分送了些給我們。她向我們道了安慰，便蹙到廚房裏去了。

從廚房裏傳出一片高聲吵嚷的聲音：

「關肚仙的靈姑也曉得我是聾子，她一見我，便叫我聾子外婆。」起先是笑着說。

「她說你這個老媽子是沒有兒子的；女兒有一個，但沒有良心。飯是有一口給你吃的，不過是些難吃罷了。」語音漸漸地沈重起來了。

說了一頓，忽然沒有聲音了，我心裏疑惑，叫妻出去看看是一回什麼事。過了一會妻笑着回來說：「我走到廚房裏，沒有看見她；小冬瓜說外婆在前頭呢。我走到門前一看，你曉得她在做什麼？」妻望着我笑不可仰了。

「我不知道，才叫你去看的哩！」

「她在那裏同孩子們踢毽子呢！」妻笑得要倒在我懷裏來了。

我趕忙跑到門前：一片廣場上，三個小蘿蔔頭圍着聾子外婆在中間，真如鶴立雞羣。六十幾歲的老太婆，却追逐自如的同三個小孩在比賽毽子。一脚一脚地勾起雞毛毽子，踢得純熟，活潑勝過攀揉樹木的猿猴。我也按着肚子笑回來了。

她實在是一個老孩子。因此我知道了：她的所以如此歡喜打牌，也是因為盛情沒有寄託，只有在牌上求歸宿罷。

她懂得很多的事，醫方也懂得一點，那是的確的，我的劇烈的牙痛，是她用竹葉和黃卮一劑給我治好的。據她自述：那是天文地理沒有一樣不曉得的。她時常給妻談些戲文裏的故事，他能從唐朝談到大宋，能從薛平貴射雁講到楊忠保伍子胥。有一回，一個瞎子唱道情，她居然平心靜氣地聽了足有

半點鐘。她究竟有沒有聽到呢，那是誰也不知道；但從她的神情看來，的確已深深打動她的心絃了。

「這樣博學多藝，在男子之中也少見罷。假使她是不聾的話……」妻常常這樣對我說。

但她自己曾向我們說過，還是聾了的好。「幸虧聾了。天下多少齷齪事，真是看不下去。倒是聾了耳朵，少惹許多閑氣。」

村坊上多少人都恨他入骨，就因她太心直口快，不給他們的卑污行爲留一點餘地。這樣說來，她真是聾了的好。

其實，她對人家，真是用了滿腔的熱誠的。無論那個人有病痛，她必設法爲他們診好；看到窮苦飢寒的人，她也無論如何要竭力周濟的。卽如我們在山鄉，沒有用女僕，妻又在病中，都虧了她百般照應。

但是，她這樣一片好心腸，總沒有一個人理解她。只有見到久不見面的生人，她才能揮淚向他們訴說她的心衷。

本來，這樣一個熱誠的人，如何能在這冷酷的社會裏插足呢？

我們在山鄉一共住了三個月。十月初旬，我們就回到城裏來了。那時柿子已經熟了，溪邊的楓葉紅得如火。我攜了妻上小車，回頭看看石橋上，雙外婆拿着一條印花手帕揩拭斷珠似的老淚。——到現在，那個情形還清清楚楚的如在眼前。

一九六年五月